

# 純潔的夜宴

拉皮司原著  
洪流改編

現代諷刺劇

---

# 純潔的夜宴

---

拉皮司原著  
洪流改編

上海正心書店印行

854.6  
300



全劇人物

費基隆

馬蘭如

羅伯

費雷德——費基隆的兒子

木器店主人

飯店老闆

費夫人——費基隆的妻

馬夫人——馬蘭如的妻



新2353

馬美蘭——馬蘭如的女兒

養芬——費夫人的女僕

亞林——馬夫人的女僕

蘇薇——馬蘭如的女僕

男僕——甲·乙

小黑奴

### 全劇佈景

第一幕馬蘭如家客廳

第二幕費基隆家客廳

# 第一幕

登場人物

馬蘭如

馬夫人

馬美蘭

蘇薇

亞林

費基隆

費夫人

費雷德

木器店主人

男僕甲

佈景

馬蘭如家的客廳：左邊一架鋼琴，右邊一張寫字檯，正中一張小圓桌。

蘇薇 那末，太太，魚不要了？

馬夫人 （坐在圓桌前，手中做着活計）不要了……這一個星期老是刮着風，魚價一定

是貴得很呢！……不過，你須得要仔細一點，肉也不要買得太貴了呢。

蘇 蔬菜呢？……現在豌豆正當上市了。

馬夫人 你要知道，剛上市的蔬菜，是沒有鮮味的……還是弄一盤白菜炒肉片吧。

蘇 和上星期一個樣子……

馬夫人 你記着，買菜回來，把賬簿帶來，讓我點算一下。

蘇 是，太太。（由右下）

馬蘭如 （由中門上）你起的這麼早，我的太太。

馬夫人 你要出去了嗎？到那兒去？

馬 我看病去。

馬夫人 你看病去？我總不會相信你，挂牌到現在，也有兩年了，除給馬車夫看過一次病，

而且還是盡義務的，……以後可曾有誰來請教過你……

馬 可是這一次情形不同，我告訴你，知道，剛才六點鐘的時候，有人打電話來要我立刻出

馬呢！你看我不是有個正式的病人可看了嗎？

馬夫人 那病人怕是個外省人吧？

馬 不，倒是本地人。

馬夫人 這要算是兩年來第一次哩！竟也有人想到請你來看病了。

馬 （高興）可不是嗎，你看我不久就要出名了。

馬夫人 但願如此，……五十四歲也是時候了。你願意我告訴你嗎？你的缺點，就是在不懂

世故，不明白什麼叫做醫道。

馬 怎麼？

馬夫人 好容易望到一個病人來了，你卻輕易的先對他說上一套寬心話……你對他說：「這不要緊，過幾天就好了。」

馬 對病人不是應該這麼說嗎？你要我嚇他。

馬夫人 你這般說，好像你老是一只醫好了一些無關緊要的病，就見不出你的本領；我知道幾個老內行，那是真正的醫生，他們倘使接到了病人，那決不肯輕易放走了他們的。他們會這樣對他說：「嗯，你這個病很費事哩，要許多天才醫好……不能性急啊！」

馬 爲什麼要騙他？

馬夫人 爲什麼要騙他！這是做醫生的法門……因爲這樣才能招徠主顧！

馬 (憤然起立) 我可決不這麼辦！

馬夫人 你這個人就是這樣的老實，反把主顧一個個趕跑了。末了，來了一個……一個同你一樣的老實人……



馬 杜柏爾先生……你是說這位杜柏爾先生，我們的鄰居？

馬夫人 不錯，就是他。他吞下了一枚針，可是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吞了針……你替他醫了十五天……這很好……你很聰明……可是有一天早晨，你忽然糊塗起來，你對他說：

「親愛的杜柏爾先生，我簡直看不出你是什麼病。」

馬 但是我真看不出來呀！

馬夫人 看不出來，不妨這樣說：「啊，這個真麻煩……」要是我做了醫生……

馬 你做了醫生，你該是個頂括括的賣嘴郎中！

馬夫人 幸虧我們一年有兩千兩百塊錢利息的收入，不用靠你的主題吃飯……好，讓我們

們言歸正題……今兒早晨請你看病的人，他究竟是怎麼樣的人？

馬 （爲難）是……是一個青年人。

馬夫人 好人家出身？

馬 （開抽屜取出一卷鈔票）是的……他有家眷……這裏是四百塊錢，你收起了。

馬夫人 幹什麼的？

馬 付我們客廳裏傢具的賬，等一會木器店裏要來收賬。

馬夫人 （接過鈔票）啊，不錯的……倒底這個主顧是……非要你明白說出來不可！

馬 啊，你真愛管閑事……是我們隔鄰的馬車夫，給馬踢傷了腳踝……這都告訴你了。

馬夫人 哼，倒底還是個馬車夫！我可沒猜錯，不，我該向你祝賀的……明天當又有人請你

去醫馬了。

馬 儘你取笑我好了……不過我替他看了病，心裏很是高興……他告訴了我不少的消  
息。

馬夫人 什麼消息？

馬 關於我們家裏的事。

馬夫人 （關心）什麼？

馬 有人在議論我們。

馬夫人 議論我們？我們有什麼可給人家議論的地方？

馬 不是議論我們；是說那天天來和我們女兒玩音樂的那少年。

馬夫人 是說費雷德先生嗎？我們今夏在海水浴場認識的那少年？

馬 他們說他是美蘭的未婚夫，昨天他們在門房裏，大家把結婚的日子都給代定下了。

馬夫人 我的天啊！這怎麼好呢？

馬 你看有時候替馬車夫看看病，也是有益處的。

馬夫人 這怎麼好呢？

馬 我們唯有順水推舟，把這件事痛痛快快來解決一下……我看費雷德人也和氣……

馬夫人 是個頂討人歡喜的少年。

馬 和我們的美蘭真是再親蜜沒有了，每天風雨無阻地來教她捺這個鋼琴……真是個

熱情的人呢……事不宜遲，是開口的時候了。

馬夫人 可是怎樣向他開口呢？

馬 你看美蘭這幾天東西也不吃！

馬夫人 我去請個醫生來給她看看。

馬 請醫生我不是嗎？

馬夫人 啊，不錯，你……（背語）不過我總是不能信任他。

馬 昨天，你沒有留意到嗎？當費雷德和我們的美蘭合唱的時候，我看見了他們在私遞眼

風，很多情的眼風。

馬夫人 我告訴你說，我也早替美蘭想到他了。

馬 我也想到的，這孩子我很看得中……只要他家庭狀況好……

馬夫人 然而我總覺得不好意思先開口……

馬 不要響，我看見他在來了……

費雷德（挾着音樂簿由中門上，向他們行禮）馬蘭如先生，馬蘭如太太……

馬 哦，費雷德先生……

雷 你們都好！

馬夫人 很好，謝謝您！

馬 很好。

馬夫人（低聲向馬）和他說罷！

馬（低聲回答）等我想一想說。

雷 美蘭小姐怎麼不見？不要是病了？

馬 沒有……她沒有病……不過……

費（打開唱歌簿）我替她選來了一首新歌，歌名叫做最初的感嘆，你們看這支歌的價值怎樣？

馬夫人（向馬催促）噓……

馬（向馬夫人）知道了。（高聲）費雷德先生，您是我們最敬愛的少年，現在我們，我和我的太太要求和您談五分鐘的話，想您一定肯的罷？

雷 和我談話？

(馬蘭如伸手讓坐，大家又坐下。)

馬 費雷德先生，您是很聰明的人，您該明白您到我們家來得這麼勤……

馬美蘭 (自右門上) 爸爸，您好？

馬 (低聲) 慢說……我女兒來了。

(費雷德起立)

馬夫人 您剛才對我們說這支歌很風行……

馬 是誰編的？

雷 瑞典的一個歌劇家。

美 歌名什麼？

雷 最初的感嘆。

馬 (急忙) 一個母親。

馬夫人（急忙）爲她的兒子。

美 喔！這歌名怎麼這樣長！

馬夫人 美蘭，我把棉線忘記在房裏的架子上，你去替我拿來。

美 是，媽媽。

（美蘭下，費雷德又坐下）

馬（問費）我剛才說到，您到我家來得這麼勤，我們家又是有一個年輕姑娘的，在旁人看來，不免要起誤會……今天早晨，就有一個看病的人，一個……

馬夫人 一個銀行買辦……

雷 但是，我在府上一向的行爲好像是……

馬 很端正……這我們是知道的……不過，你要知道有些人是很容易誤會……

美（持棉線上）媽媽，棉線拿來了。

馬（轉換口氣）這確是一首很好的歌……一個母親在兒子的搖籃旁邊……她嘆氣。

馬夫人 美的很。

馬 簡直是金石之音！

馬夫人 美蘭，我的繡花針斷了，去替我再拿一個來罷！

美 是，媽媽。（背語）這是她第二次把我支開去了……有什麼事要瞞過我呢？

（美蘭下）

馬 我剛才說人們是頂容易誤會那些正當而合理的行動的……所以我覺得做父親的人，應該負責來把這件事情查問個明白。爽爽快快的止息了這些謠言。

馬夫人 （低聲向馬）說得很好！

馬 費雷德先生，我們現在就是希望您能給我們一個正直的答覆。

雷 （起立）馬蘭如先生，我應該先要謝您的，因為今天您提起了這件我一向認為冒昧而不敢提的事。我現在可以毫不遲疑的對你們實說，我的確愛了美蘭小姐，我的最甜美的夢，就是能夠娶她做妻子。



馬夫人（背驚）我早就看出了。

馬（和妻一同起立）好極了，這就對了。現在我們可以打聽您一些事嗎？

雷當然可以，你儘管打聽好了。您要知道我的職業嗎？我是律師。

馬這個我就覺得很詫異；您既是律師，當有執行職務的時候，我們彼此認識也有兩個月了。怎麼你老是伏在我們的鋼琴上……

雷哦！我這個律師是一個……

馬不出庭的律師？

雷那倒不是；因為我這律師的牌子掛得還不長久，接的案子很少……

馬原來如此，那我不怪您。

雷而且，我的父親原是一個富商，現在有了家私不做事了。我是他的獨子，所以，我的地位也是很自由的。

馬（十分滿意）哦！

雷 我對於美蘭小姐的愛情，我的父母也是贊許的。我希望不久他們就能來到這裏向你們當面請求，以息流言。

馬夫人（低聲向他的丈夫）他說話多靈俐……

馬（向他的夫人）是一位律師啊……（向費）費雷德先生我們很同意您剛才提出的請求，這原是我們應該同意的。

雷（感激）啊先生……

馬 不過也請你答應我們一個請求，就是從今天起請您暫時不要到這裏來……

雷 那爲什麼？

馬 費雷德先生，請您忍耐幾天。過幾天您再來，堂而皇之地來……這本簿子不要忘記帶走。

（馬蘭如拿起鋼琴上的簿子交給費雷德。）

雷 既是你們這般說，我不得不遵從……不過我這幾天怎麼辦呢？

馬 可以到公園裏邊去走走……散散心。

雷 哦，公園裏我不喜歡去……還是到博物館去玩幾天罷。

馬 (背語) 要是他做了律師公會會長……

雷 (行禮告辭) 那麼再會了……請你們轉告美蘭小姐，說我愛她，我永遠愛她……只

要我活一天!

馬 (送他出來) 是，是……我們會告訴她的……不要這麼大聲音……

(馬蘭和費雷德由中門下)

美 (由中門上) 你說的一點不錯，媽媽，他是個好青年，我相信跟了他一定很幸福的。

馬夫人 (愕然) 什麼……你說些什麼……你怎麼知道的?

美 (不好意思) 我稍微聽見了些……不是有意……是剛才找你的針那會兒工夫，

馬夫人 (學她說話) 「找你的針那……」偷聽話是不好的!

美 哦! 不要責罵我罷; 我告訴你一個消息。

馬夫人 什麼消息？

美 是祕密的，昨天雷德先生偷偷兒告訴我的，說他的娘今天早晨要到我們家裏來。

馬夫人 就是今天？

美 借着看四層樓出租的房子，先來探探我們這裏情形，再求婚。

馬夫人 幸得客廳收拾好了。

美 還有他的爺費基隆先生，要來找爸爸看病哩！

馬夫人 他有病？

美 不是真有病，無非借此看看爸爸……可不要告訴人，誰也別告訴……這是一樁祕密！

馬夫人 你放心好了，

馬 (上) 這孩子怪誠實的！

馬夫人 (低聲向他的丈夫) 喂，你過來！

馬 幹什麼？

馬夫人（仍低聲）告訴你一樁消息……費基隆夫人今天要借住着房子到我們家來。

馬 這可是真想不到的！

馬夫人 她的丈夫費基隆先生也要來，說是來請你看病。

馬 這是來試探我們了。

馬夫人 他們先要把我們的家庭探聽明白，然後再進行……那也是很合理的。

亞林（由右門上）太太，有一位太太要見房東，說要看看四層樓的房子。

馬夫人 真的，她來了！

馬夫人（急忙地）等一等！（向亞林）快把那有花邊的帽子拿給我，我晚上戴的那頂。

亞 我這就拿去（下）

馬夫人（向她的女兒）喂，你……快把圍裙解下來……噯，你的頭髮怎麼攪壞了……

讓我來給你梳梳好。

馬（莫名其妙地）她們怎麼了？

亞（持帽上）帽子來了。

馬夫人（坐下）快給我戴上！你看我正忙不過來呢。

（亞林給她戴帽，馬夫人替美蘭攏髮，美蘭蹲在地下。——向亞林）再望後戴一點兒！

……蘭如，給我拿個別針來！

美 爸爸，媽叫你拿個別針來！

馬夫人 快一點兒啊！

馬（拿別針過來）來了（背語）唉，她們怎麼了……

馬夫人 好了……請罷！（亞林下——低聲向她的丈夫）等會兒那太太進來，你萬不可

當着她的面（你拉你拉）的向我說話，要說「您」。

馬 爲什麼？

馬夫人 因爲太俗腔，……不像個貴族！（向她的女兒）快坐到鋼琴前面去，頭向後仰，像

像樣樣地捺！

美 (坐到鋼琴前面) 快擦?

馬夫人 擦啊!

(美蘭擦鋼琴, 馬夫人裝模作樣坐在一把靠背椅上認真地繙着一個活計)

馬夫人 (向美) 夠了, 姑娘, 你看有客來了。(起立)

費基隆夫人 真是對不起, 我吵擾您們了……您是馬蘭如大醫士?

馬 不錯, 太太。

費夫人 我來看看四層樓的房子。

馬夫人 請坐!

費夫人 (坐下, 馬夫人也坐下) 太客氣了, 太太, 我怕來得不湊巧, 打斷了小姐的音樂。

美 那兒的話! 太太。

費夫人 (向馬夫人) 這位是令媛?

馬夫人 是的, 太太。

費夫人（背語）費雷德看的不錯，她確實很好（向馬夫人）我看你家小姐是一位音樂家。

馬夫人 她是杜伯賚的學生。承您過獎，太太。

馬（背語，大驚）咳！

費夫人 啊……杜伯賚是她的先生！

馬夫人 等會兒他要到這兒來哩。

馬（向他的夫人）您這兒唱些什麼？

馬夫人（急忙）猶太婦人裏的一段。（向費夫人）我們先生問他的姑娘唱什麼……

她唱的是猶太婦人裏的一段。（做手勢向馬示意，馬退至右面坐下。）

費夫人（背語）這家的根底很好，比了我家好！

馬夫人 我有這麼個主張，就是教師一定要請第一流的……所以當我們的美蘭要學畫

的時候……



費夫人 (向馬蘭如) 您的小姐還會畫?

馬 (爲難) 哦! 是的, 好像是……您問我的太太罷!

馬夫人 (引費夫人看壁上的一張畫) 您看這一張風景畫怎麼樣?

費夫人 (起立走至畫旁) 是一幅油畫!

馬夫人 是她隨便畫着玩的。

馬 (背語) 哦! 這可扯得太厲害了!

美 (背語) 媽媽不知存的什麼心……

費夫人 (細細賞觀) 真像, ……真鮮明! ……簡直是畫家的筆跡。

馬 (背語) 這原是朗布奈的手筆, 我化兩百塊錢買來的。

費夫人 (背語) 好, 好家教! (高聲向馬) 這房子還空着吧?

馬夫人 空是空着, 不過我的先生預備把牠粉飾一下, ……(向她的丈夫) 您不是打算

這樣嗎?

馬 您還不知道……（忽轉換口氣）您知道我今天已約好了工程師了。

馬夫人 不錯，我們那個小客廳也須要粉飾一下哩。

馬 該糊什麼布，您自己選去好了。

費夫人 那四層樓房子租價要多少？

馬 四百元。

亞 （面上露驚訝）先生，有人來了，是一位看病的。

馬夫人 馬 美 （三人俱各會意，背語）老頭兒來了！

（三人一齊起立）

馬夫人 一個看病的有什麼大驚小怪的……

亞 不過，這是第一次……

馬夫人 （急忙）他是第一次來看病？那就給他這個牌子。對他說有不少人等着哩。他

不能就進來。（在寫字檯上寫了一張紙）給他這個號頭……十六號。

(亞下)

馬 (背語) 你們看我的太太真有這麼一手吧!

費夫人 (背語) 十六號! 這麼些看病的人!

馬夫人 我們先生真是個忙人。一分鐘的閒工夫都沒有……上半天在公立醫院; 正午回家吃飯。匆匆的把飯吃罷, 門診開始了, 從這時起, 直要忙到三點鐘才能完畢。

馬 可是, 親愛的……

馬夫人 我告訴您, 您這簡直是不顧性命了……接着就是出診, 東西南北的跑去, 一直到晚才回來, 累得什麼似的……您以為他總該休息了吧? 那裏, 他還得編他的那部大著作, 預備在醫學研究院裏公開講演的。大家都在巴巴的盼望着這部書哩!

馬 然而, 太太……

馬夫人 讓他們盼望好了! 見他們的鬼! 您也不是受他們支使的 (湊近費夫人, 好似報告一樁祕密的事情。) 是關於胸部各病的一種論文……一個很偉大的問題。

馬（背語）她實在應該嫁給賈嘴郎中作老婆的。

費夫人 這真是太辛苦了呵！（向馬蘭如）您也從來不去散散心？

馬 不過，我的太太說得過分了……

馬夫人（搶開他話頭）一星期兩次……赴朋友家的約會，那是完全娛樂性質的……

到了冬天，我們也請朋友到家裏來茶敘。

馬（背語）更好了，現在又加上個茶話會了。

馬夫人 每星期有兩次音樂集會，來的都是巴黎有名的音樂家……我的先生有時也替

他們看看病……是義務性質的……您知道吧？

費夫人 怎麼給他們白看！

馬夫人 那些藝術家們，實在也叫我們看了高興……他們都興高采烈的來赴我們的茶

話會……很熱心，很誠懇，使我們家裏的這個小茶會生色不少！

馬 奇了奇了！

費夫人 (背語) 多麼有趣的家庭!

馬夫人 我很希望,太太,倘使您真搬了過來,請賞光參觀我們的小茶會!

馬 (背語) 我的太太請下她了。

費夫人 賞光不敢當,太太……不過我很希望能夠踏進你們這個高尚的家庭裏來(起

立)

馬夫人 您要走了嗎,太太?

費夫人 是的,要走了!不過我希望不久能再來……能夠和這樣一個高尚而尊敬的人家

接近,能愈長久愈密切地來往,那我真高興極了。

馬夫人 (行禮) 這樣,再見了,太太。(叫人) 巴士德 巴士德!

馬夫人 (向她的丈夫) 您差我們當差的出去了嗎?

馬 (驚疑) 當差的,……我沒有。(背語) 我們從沒有過當差的。

馬夫人 這些傭人們,要用到他們時,總是不在的。(叫人) 亞林亞林! (向費夫人) 對不

起得很。太太……（亞林上）送這位太太出去……

費夫人（背語）多麼闊綽的排場……他們會肯同我們這樣人家配親嗎？（高聲）太太……

太太……先生……小姐……再會了！（彼此行禮費夫人下）

馬（鬆了一口氣）她可走了！（向台中間走幾步）

美 媽媽，讓我們聽聽你的……

馬夫人 你現在可以再把圍裙繫上了去安排糖菓……去吧，孩子！

美 是，媽媽。（背語，一面向外走）可是我並沒畫過油畫（下）

馬 啊，現在可以講給我聽聽了……我是不用去安排糖菓的……我……我希望你能明

明白白講給我聽……

馬夫人 講什麼？

馬 講你那一陣胡說白道呵！爲什麼告訴那位太太說杜柏寶是我們女兒的教師？我們連

認識都不認識他！

馬夫人 也許我應該照實告訴她說是葛魯木的學生的……這著名的葛魯木

馬 本來也用不到說明她的教師是什麼人的……又如這幅油畫，你硬說是美蘭畫的！

馬夫人 說了怎麼樣呢？

馬 然而分明是朗布奈的手筆呵！

馬夫人 誰看得出來他又沒落款。

馬 哦，這也算是一種理由，……等到結過了婚，他們向你的女兒——你那從未拿過畫筆

的女兒說：「你將這個田園風景畫下來！」她怎樣回答？

馬夫人 這很容易。照常例，姑娘們只要一結婚，就不留心美術……美蘭只要說看了顏色

就頭痛，她就此與圖畫一分兩開，不完了！

馬 「不就算了，」還有我呢？我的關於胸部各病的論著？

馬夫人 只要說是正在印刷中……等到一有了一家印刷所着火……

馬 還有你硬派在我身上的那些病人呢？

馬夫人 那是我的不是……等那位太太再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將實在情形告訴她就是了，……「太太，這是馬蘭如醫士，醫科大學的飯桶……他老是替馬車夫義務看病……這是馬小姐，她受過中等教育。我就是馬太太，自己縫衣服，有時也替丈夫修補舊衫褲……」

馬 不用說得這樣詳細，也不用撒那些謊……我願意忠實地告訴你：你這樣的愛擺闊，愛出風頭，完全是受了一種虛榮心的驅使；你爲滿足你這個慾望起見，就不得不把真實情形瞞過了，扮演着這一齣假戲……想用種種巧妙的動作來攪亂人家的目光。你不是存着這樣個心思嗎？

馬夫人 的確的……我承認。

馬 啊！

馬夫人 然而我也不過是看人家的樣而已……人人都在虛僞裏過此一生……人爲什麼要裝飾？無非爲迷旁人的眼睛罷了。



馬 那也不盡然！

馬夫人 就是你自己……你也不受了虛榮心的支配……不過你自己覺不出來就是。

馬 我？

馬夫人 你總不忘記你繫錶的那根小純金練子？

馬 是的，那根金練子……怎麼樣？

馬夫人 那練子是細而又細的，細得你羞着帶牠，把牠藏在你的背心袋裏。

馬 那是怕掉了呵。

馬夫人 決不是怕掉了，是怕給人瞧見！後來你換了一根……很粗的……就是這一根，你

把牠挂在外面，常拿手去摸着牠，表示着很得意……

馬 你可是瘋了！

馬夫人 但你決不肯說出牠是鍍金的。

馬 (着急) 細聲些！你這是怎麼啦！

馬夫人 你的虛僞給我捉出來了，你就覺得不好過；要知道別人也是一般地在虛僞裏過日子，不過別人去揭發他們……就說我們的女兒，好似那條純金細鍊子……很簡單，確是真貨色……但是沒一個人注意……讓我來替她添上點光彩，立刻就有人拜倒了……（指鍊子）就好似你這根鍍金的鍊子。

馬 （點頭承認，背語）她這一番議論裏，倒也有幾分真道理。

亞 （上）先生！

馬 什麼事？

亞 那位先生……第十六號等得不耐煩了。

馬 啊，不錯，我們把他忘掉了，這可憐的人！讓他進來吧！

馬夫人 （急忙）不，還不能呢……他是第十六號……（向亞）你對他說，先生正看着第十四號哩！

馬 什麼！我在看十四號？（向亞）好，你就對他說我看十四號吧……

馬夫人 把你的錢袋拿給我！

馬 要我的錢袋幹麼？（給她錢袋）

馬夫人 （把袋中錢幣分置各處：盤裏十個，桌上三個，鋼琴上兩個。）

馬 （驚異）你這是幹什麼呢？

馬夫人 在名醫家裏不都是這樣嗎？

馬 對了，這也是迷人眼睛的東西。

馬夫人 現在你可以坐到寫字檯旁邊去……神氣要做得嚴重……話不宜多說，要人家知道你是很忙的……我走了……叫第十六號進來吧……（又回來）不要忘記他是沒有病的人……記住……不要弄錯了！

馬 （坐到寫字檯旁）你放心好了。（馬夫人自左下）

馬 （獨語）我這太太多少能幹（大聲喊）請十六號進來！

亞 （開左門高呼）喂，十六號！

費基隆（上背語）真等了好一會兒，足有三刻鐘光景。

馬（頭也不抬，仍舊寫着字）坐下！

費先生，真是叨擾您了……（坐下，背語）這裏的陳設真不錯！

馬（仍不停手，也不看費）坐下！

費謝謝，已經坐下了！（背語）啊，我應當向他說了。可是，我健得像牛一般，向他說什麼呢？

馬（擱下筆，轉身向費）請說罷，您看什麼病？

費先生，我……差不多有八天了，……

（左面有人敲門，連敲數下）

馬（大聲答應）快好了，等一等（背語）我相信是我的太太在那兒敲門，爲的好讓人

相信有不少病人等着進來，……

費（背語）第十七號等得不耐煩了！

馬您說吧。

費 差不多有八天了，實在應當算九天，……我乘火車到聖日耳曼，後來又坐火車回來。回到家裏，我的太太對我說：「你的臉怎麼這樣紅，……怕是病了，……」我回說，我不能算是真正有病，不過我確是覺得有些不舒服，……我把腳來洗了，……可是就這樣病起來了！

馬 (背語) 看他倒像個老實人(立起來)您覺得怎樣不舒服？

費 (爲難) 啊呀！很多的小苦痛，一會兒在這邊，一會兒在那邊。

馬 頭痛不痛？

費 不痛。

馬 胃口怎樣？

費 很好。

馬 肚腹呢？

費 很好。

馬 讓我按一下你的脈。(拿起他的手)

費 (背語) 哦,他這根錶練真粗!我從來沒有見過。

馬 (很得意) 他看我的錶練呢……

費 一望而知是一個有本領的醫生!

馬 (把耳朵貼近費背) 呼吸……用力!

費 (起立,背語) 我要聽聽他編派我個什麼病?

馬 夠了;我明白您是怎麼一會兒事!

費 是(背語)他要替我大放血了!

馬 我的親愛的先生,您絕對什麼病也沒有。

費 哦?(背語)很厲害……真很厲害!

馬 (坐到寫字檯旁寫字) 我給您開一個調養的方子好了。

男僕甲 (穿華麗的制服由中門上) 先生!

馬 什麼事？（背語）我們那來這一個體面的僕人？

費 （背語）他有一個穿制服的男僕！

男僕甲 （用銀盤托着一封信）這一封信是孟德維院長夫人派人送來的。

馬 （拿信，驚疑）給我的？（背語）我不認識她！

費 （背語）他還給院長夫人看病……

馬 （看信，背語）嘻，是我太太的筆跡（向費，起立）您允許我讀信？

費 請便，請便！

馬 （背讀）「高聲讀此信。」（點頭，背語）原來要我讀出來的。（高聲讀信）「親愛的醫生，您救了我的性命……」

費 我相信這話不錯！我有病，一定要請他醫的。

馬 （讀）「我真是無法報答您。請您賞收這四百塊錢，略為表示我的一點敬意而已！」

費 （背語）「四百塊錢！一下子！」

馬（背語，把鈔票塞進衣袋裏）這是我交給他付木器店的錢。

費（背語）他隨手拿來放在衣袋裏了，點也不點一下……我準知道他那些衣袋裏都塞滿了鈔票的費雷德配上了這門親多麼好啊！

馬啊，還有呢（讀）「醫生啊，您竟不肯做研究院會員……可是，只要您開一聲口就好了……」

費（崇拜之至）哦！那您就開一聲口吧，開一聲口吧！

馬（背語）外面有不少病人等着呢（高聲）醫生，我告辭了……

費（背語）外面有不少病人等着呢（高聲）醫生，我告辭了……

馬（向桌上拿起一張紙）這是您的方子……「紅葡萄酒，排骨，煎牛肉……」

費（向桌上拿起一張紙）這是您的方子……「紅葡萄酒，排骨，煎牛肉……」

馬（把紙交費，行禮）先生……

費（摸出錢袋，背語）我本來預備送她一塊錢的醫金，但有了院長夫人那樣的慷慨，我



自覺太少了……雷德配這門親多好啊……我也不必計較了，就送了他兩塊錢吧……

……（偷偷地把錢放在圓桌上的盤裏）他好像沒有看見！（重把那錢幣拿起，使和盤碰觸作聲，見馬點頭示意。背語）好，他看見了！

（費向台裏走幾步）

木器店主人（突然由左上）我可以進來了嗎？我進來了！

馬 您是誰？您有什麼事？

木 該輪到我了……我是十七號。

馬（驚疑背語）原來是一位看病的！一位真看病的……

費 大家爭先恐後的來這裏看病！

木（向馬）先生，我病了好久了……

馬 請少微等一下，我就給您看了……

費 醫生，我走了……

馬 對不起，不送了……

費 那兒的話！不要客氣！（背語，向外走）雷德配這門親多麼好啊！太好了……恐怕他們

不會和我們這種人家配親……（高聲）醫生，再見了……（推開中門，由台下可以

看見男僕甲送他出去。費向男僕頻頻回禮。門又閉上。）

馬（招木）現在您來吧……您剛才說您病了好久……

木 哦，謝謝您，現在不用看了……（遞一張紙給他）這是您客廳傢具的發票……

馬 什麼客廳的傢具？怎麼會兒事！

木 我是木器店主人，太太囑咐我叫我權充十七號……這很巧妙，您做的事。

馬（聲辯）我告訴您，這件事連我都蒙在鼓裏。

木 這有什麼，那行沒有鬼就是我……

馬 先生，請您信我——一切都是我的太太在替我擺佈……我真受不了！

木 您看我的賬單吧，共計四百塊錢……

馬 您等我計算一下，哦一張靠背椅，十五塊錢……

木 這很公道了。

馬 椅子八塊錢！這太狠了！

木 怎麼！您還要還價嗎？我幫了您這末一次大忙……

馬 幫什麼忙？

木 噢！您不要推做不知罷！我做了您的十七號病人啦！

馬 （不耐煩）好了，就是那樣吧……您簽上收字吧！（拿筆給他）

木 我這就簽！（在圓桌上簽字）

馬 （交錢給木）錢拿去。

木 謝謝！（數鈔票）醫生，以後您再要人，我可以把我的兄弟介紹給您，他是一個好吃懶

做事的人……

馬 要他幹什麼？

木 他自己備有一套制服……他所要的代價也不大。

馬 (煩極) 夠了, 不要說廢話了! ……錢一總付清了, 我不再留您了。

木 (向外走, 背語) 我相信, 他是一個老滑頭! (由中門下。)

馬 (獨語) 罷了, 我的太太毀了我了!

馬夫人 (上) 你錢付給木器店了?

馬 付了, ……那個十七號。

馬夫人 你看我那個主意妙不妙……

馬 謝謝! 你使我在這人眼中成了一個賣嘴郎中。

馬夫人 哦! 一個開木器店的! 你當他是……

馬 還有那個穿制服的大漢呢? ……

馬夫人 你怎麼就不認得他了? 他是二層樓的男僕啊!

馬 這人的神氣很好! (改過口氣) 可是你要使我成了這一所屋內的話柄了! 他一定要

給你宣傳出去的，今天的事情。

馬夫人 送院長夫人的信，不能不要一個人呵……

馬 提起院長夫人那封信，我實在是佩服你的。話說得又動聽，又氣派……尤其是臨尾那

兩句……

馬夫人 「醫生啊……」

馬 「你竟不肯做……」

馬夫人 「研究院的會員？」費基隆先生聽了，他表示出怎麼樣的神氣？

馬 他簡直呆住了……你不知……他還看了我的錶鍊呢。

馬夫人 是嗎？我相信他們夫婦倆都看得眼花了，對我們羨慕不止呢！

馬 那是一定的。

馬夫人 你看到明天……決等不到明天，我們就要聽見他們的消息。

馬 （看見她的女兒上）住口，美蘭來了。

美 媽媽，碎糖沒有了。

馬夫人 你自己到貯藏室去拿吧，鑰匙帶了去。（給她鑰匙）

馬（美正預備出去向美）美蘭，你忙什麼……你不在這裏坐一會兒嗎……你父親爲你真吃了苦了！

美 怎麼會事？

馬 此刻還不能對你說……這是樁秘密事……不過，你要快活點，孩子！

美 我是很快活的，爸爸（背語）一定是爲婚姻的事。（高聲）哦，你大衣上有一顆鈕子快要掉下去了。你走過來，我給你縫兩針……這兒正有黑絲線。

馬 好，我這就脫下來。

（馬脫大衣，交美，坐下縫鈕子。）

馬（背語）唉，她多麼好啊！我若是裴基隆太太，我是一定要如此這般地疼她的。

蘇（攜一籃上）我來了，我才從菜場回來。

馬夫人 你真去了不少時候！

蘇 您算賬不太太！

馬夫人 算的，把你的賬簿拿來

蘇 這兒，太太！把賬簿遞給她主人，把菜籃安放在地下，一棵白菜露出外面。

馬夫人（坐在桌上算賬）「十五日——牛奶，銅元兩枚；兔一隻，五十枚……」好貴啊！

蘇 太太，那是英國種的兔子。

馬（手持報紙）哦，是英國種兔子？

蘇 是的，先生。

馬夫人（繼續算賬）「先生的背帶，銅元五枚。」什麼，背帶？

蘇 那銅環不是壞了嗎？

馬（背語）孟德維院長夫人要是目睹了這一幅家庭破碎圖，不知道作何感想！

馬夫人（繼續）「十六日——白菜一棵，銅元十八枚……」（喊起來）十八枚銅元！

蘇 是捲心的啊。

亞 (急奔上) 太太，客來了！

全家 (起立) 啊，客來了！

亞 是費基隆先生和他的太太。

馬夫人 他們？

馬 這麼早來？

美 (背語) 多麼高興啊！

馬夫人 (向亞) 請(亞)下。把賬簿交還蘇並對她說) 去吧，趕快！

(蘇由右下)

馬 我的大衣！

(馬急穿上大衣)

馬夫人 (向美) 你，快去擦鋼琴……頭向後仰，快快地擦……噫！天啊！還有這個菜籃



在這兒啦……

（馬夫人拿着菜籃，滿台亂跑，沒處藏起；最後還是把牠塞在圓桌底下，放下桌毯去掩了。美快捺鋼琴。費基隆夫婦由中門上。）

（費夫人盛裝濃抹，費先生衣禮服，白領帶，白手套。）

費夫人 太太……

費 醫生！

馬夫人 （向費夫人）真想不到，高興得很！您決定租這裏的房子了？

費 不，我們不是單爲着房子的事而來……（背語）啊，我心跳得很！

馬 （向費）您那點小病沒變重？

費 謝謝，沒變重。

費夫人 我們是爲別的事來的……

馬夫婦 （故作驚訝）爲別的事……

美（背語）老太爺繫了白領帶，穿了禮服……是來求婚的！

（大家坐下，美立鋼琴旁。）

費（情感激動）我們有一件事要報告你們，一件……（向他的太太）還是你說吧！

費夫人 是一件親密而光榮的事……

美 媽媽，我的圖畫教師等着我呢。

馬夫人 那你去吧，孩子！

馬（背語）她真懂事吧！

美（行禮告退）太太……先生……

費夫婦（回禮）小姐……

（美下）

費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說罷，勇敢點！

費（低聲）說也徒然……他們不會答允的。

馬夫人 我們這兒恭聽呢。

費 (神色不安) 先生，太太……我有一子，一個獨養兒子……費雷德……

馬 我們早認識的。

馬夫人 很體面的少年！承他賞光，常到我們這幾個客廳裏來坐坐的……

費 (低聲向他的夫人) 你聽，客廳都有好幾個……他們決不會答允的。

費夫人 不要管他，說你的就是。

費 我這兒子是一個律師，自從見了令媛，您那位千金，就忍不住愛了她，很想和府上攀這

門親……若能和府上……人人敬愛的人家攀了親，他就不勝榮耀……我們也榮耀之至！

馬夫人 (故作驚訝) 噫！

馬 (和他的夫人一氣) 有這回事！

費 (低聲向他的夫人) 是嗎！你看見了沒有？我們走吧！

馬 先生，我要老實告訴您，像這樣一樁婚姻大事，你們匆促之間提出來，實在是使我們難於答復的！

費 （低聲向他的夫人）走吧！

馬 婚姻是一樁極應審慎的事……請容我們仔細商量一下，再給您們答復。

費 那兒的話……是應當這樣的。

馬夫人 那麼過幾天我們再給您們回音吧。

（大家起立）

費 （高興，背語）他們沒有回絕！（高聲）太太！醫生！那麼好吧，我們就此告辭！

馬夫人 （低聲向她的丈夫）看見沒有，撒謊的效驗完全入了我們的圈套了。

馬 （低聲向他的夫人）真靈，我也相信了！（高聲向他的夫人）請您告訴老媽子，叫她

告訴聽差的叫車夫套車，用狼兒和愛妮兒那兩匹馬駕車……院長夫人請吃飯！

費夫婦 （嘆羨低語）院長夫人請吃飯！（高聲）醫生，太太再見！

——幕下——

## 第二幕

登場人物

費基隆

費夫人

費雷德

羅伯

養芬

馬蘭如

馬夫人

廚房老闆

男僕乙

僕歐

佈景

費基隆的客廳：靠左爲壁爐和書桌；靠右爲一窗一小圓桌。

費（立着）你相信我的話嗎？這門親是不成了！

雷（傍着書桌寫字）唉！但是你怎麼見得呢？

費（向雷）你也不用着慌……還是辦你的事吧……一分心是辦不了事的。

費夫人（坐圓桌傍織毛物）我很怕這親事會真的不成了！

費 你看從我們求婚到如今已有十五天了……還不見有回音。

雷 那怎麼樣？

費 這就見得他們的身分高，我們高攀不了。他們家裏是怎麼樣的排場啊……

雷 怎麼我從來沒有覺察到……

費 那是因爲你心眼裏只有一個情人！你只看見那小姑娘了。然而我，我看見了一個穿制

服的男僕，是那麼一個又高又大的漢子！

雷 奇了，那來這樣一個人？

費 但是，我親眼見到的。

費夫人 還有，那位小姐是跟杜柏賓學音樂哩！

費 她有什麼辦不到的！有了這麼一位爸爸……一下子就收進四百塊錢的爸爸，並且我

還見他從從容容彷彿放眼鏡套似的，就把這筆款子放進了衣袋裏。

雷 這又有什麼關係？

費 你知道他是何等樣人……想他的女兒的那人又是何是等樣人？

雷 是一位醫生嗎？

費 是的，一位醫生……但這是一位只要說一句話就可以做科學研究院會員的醫生呢！

還有他那一條錶鍊……你留心過他的錶鍊嗎？

雷 沒有。

費 你怎麼一樣也沒有留心！你想他這樣一位大亨，能和一個從前賣糖菓的人家配親嗎？

費夫人（起立）爲什麼你老是愛提起你從前是賣糖菓的……

費 這是不是可恥的……我賣糖菓……但是我並不以這行職業爲可恥。

費夫人 可憐的孩子，我看不必再指望這門親了。

雷 他們並沒有回絕，媽媽……你不要以爲他們靜默就當作了……

費 不要看輕了大人物的靜默啊（改過口氣）門窗你寫了沒有？

雷 寫了……你們求婚的第二天，我還到他們家裏去過，馬蘭如先生對我很好，還同我談

談許多關於我的職業的話……他勸我專管估用民產一類的案件！

費 這本是一類很有出息的案件！

費夫人 馬蘭如太太不是還對你說：「這很奇怪！令堂難道從來沒到意大利戲院去過？」

麼我一遭也沒有遇見過她？」

費 我聽你說後，立刻我就到那戲院去包了一個廂，長期三個月，價錢很敲竹槓。



費夫人 這也沒法，是一種暫時的犧牲。（坐下）

費 我是明白這個的。……你如一心想踏進這個人家，一切都得漂漂亮亮的做。所以當你  
一告訴我說到意大利戲院去是不能步行的，……我趕緊又賃了一部包月馬車，……  
價錢更嚇人了！

費夫人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習俗是如此的。

費 我本來沒有抱怨什麼；事情原該漂漂亮亮地做的，……不過要讓我挑選的話，我決不  
選這個戲院的！

費夫人 爲什麼？

費 因爲這個戲院老演一種劇本……你看我們去了四次……四次都是黎哥拉多，還有  
其中一節劇詞用的意大利文……一點都不懂！

費夫人 你不懂？

費 你也不懂啊！你嘴裏雖只管喊着「好啊好啊」好讓人注意你，但是你能把劇情講給

我聽嗎？

費夫人 我是讚美音樂呵！

費 算了吧……到了第二幕，你眼皮也垂下了。

費夫人（強辯地）你說我閉眼，可是我並沒有睡着；我正在聚精會神地欣賞呢。

雷 然而父親啊，我們借此可以會見馬蘭如夫婦和美蘭小姐。

費 是的，我們兩家可以各在自然的包廂裏互相點頭招呼……不過如此而已，像這樣一

次的看去，可以看到無數的黎哥拉多並且還有一樁事使我大不高興！

費夫人 什麼事？

費（起立）爲讓馬蘭如家相信我們交遊廣闊，你逼着我向一簇堆不認識的人行禮。

費夫人 他們不也向你回禮嗎？

費 不是全數回的……有一天我遇見了一個領事官……我勸他這樣一舉手……

費夫人 他怎樣？

費 他，他用眼角瞪了我一眼，那副盛氣凌人的樣子……真使人夠受的！

雷 （起立，把一疊紙交費）爸爸，收起這些發票。

費 （把發票放在衣袋裏）謝謝你，孩子！

費夫人 （雷取帽）向雷你出去？

雷 是的，有點兒事。

費 你坐了馬車去好了……是包月的……落得坐坐牠。

雷 你不用？

費 我，從沒有坐過牠！弄這麼兩匹大馬，整天在院子裏踢呀踢的……把院子的石板都踢壞了。

雷 回頭見！（背語）昨天在森林公園裏遇到美蘭，也許她今天還在那裏。

（雷下）

費夫人 我要去打個電話給我縫了。

費 幹什麼？

費夫人 叫他把我定做的衣服送來。

(費夫人自左下)

費 (獨自一人) 不錯，候些衣服，爲到意大利戲院去，去看那個黎哥拉多……黎哥拉多

……那樣敲竹槓的，等月底結賬來看罷！

羅伯 (自中門上，帶着耳環) 你好，基隆！

費 哦，羅伯！

羅 家裏人都好？

費 都好，謝謝您！雷德剛出去。

羅 我的姪婦呢？

費 她在裏邊，待我去叫她。

羅 不，不要去驚動她……我是路過這裏，不過一忽兒工夫……三點鐘我還要到碼頭上。

……等一艘煤船來。

費 您老是做生意，總也不歇歇？

羅 我但願能活一天做一天……基隆，你須知道，一個人若是只帶了十二個銅元，跑到上裏……先從碼頭上幹起……因為我是從碼頭上幹起的……

費 那我知道……（背語）這古怪的人，我總覺他太俗氣了！

羅 然而我並不因此驕傲起來。

費 哦！（背語）他那兩隻耳環真難看！

羅 因為我相信：「一個人的身份是勉強不來的。」

費 羅伯，您這個東西帶着不累贅嗎？

羅 什麼東西？

費 （指耳環）這件傢伙！

羅 不；我做小孩子時就帶起的……你嫌牠難看？

費 我沒這樣說，不過您倘覺得累贅，不妨把牠除下來的。

羅 (盎然) 謝謝你，我不覺得累贅。

費 (背語) 他一定要帶！

羅 我剛才對你說「一個人的身份是勉強不來的，」就像你，從前是賣糖菓的……  
費 不必提起了！

羅 我，我是做木頭生意的……

費 也不必說了！

羅 爲什麼？

費 不必再提起我當初是做糖菓生意的，也用不着高唱您是販賣木頭的。

羅 我並不以我的職業爲可恥……請你找出一個比這更好的職業來看！  
費 好您的職業好得很！

羅 既然這樣，那末？

費 不過，不是人人都能操這個優美的職業……

羅 那自然是辦不到的。

費 那末，當您大聲高叫「我是一個做木頭生意的」時候，就彷彿自詡您是一個木商，別人都及不來您啦！這還不是賣弄自己的地位？

羅 哦！要是這樣，那我就不說了（摸出錶來看）兩點半了，再會吧，我停一會兒還來。

費 （惘然）啊！

羅 今天是你妻的生日……四月二十二。

費 真的！我倒忘了！

羅 回來時，我還要到花市去灣一灣，帶一棵橘子樹來。

費 是的，那是您年年必送的禮。

羅 也。就是這個頂好！

費 那末您等會在我們這裏吃飯吧……沒有別的客。

羅 就是這樣吧！不過不許客氣。

費 您放心吧！同您，我們決不會客氣的。那末準六點鐘？

羅 準是這樣吧。哦，我想起來了！雷德這孩子，你們還不想給他成家嗎？

費 現在也就是正提着哩。

羅 是一門好親？

費 再好沒有的了！

羅 一個做木頭生意的女兒？

費 差不多！不過不幸，進行的不很順利，有點兒費事。

羅 那應該上緊點去辦！可要我到女家去走一遭吧？

費 不用，謝謝您。（背語）他要是碰到了院長夫人！

羅 我記得我會經對你們說過：「我無兒無女，我是一個有錢的人，等結婚那一天，我要送

一份禮，一份很重的禮！」



費 正是位好心眼兒的羅伯！

羅 再會！最好是不對你的妻子說起那棵橘樹，好讓她猛然一見……

費 不說，您放心吧！

(羅伯下)

費 (獨語) 多麼善良的人啊！他也許要送雷德十二套的銀刀叉。但是可憐的孩子，他的婚事怕不會成功……我們期望的太高了……

養芬 先生，外面有一位先生和一位太太要見您。

費 你沒有問他們姓什麼？

養 是馬蘭如先生和他的太太。

費 (跳起來) 他們……啊呀呀！我的太太在那兒……(向養) 先不要讓他們進來！

(大聲喊) 君！士！君！士！

費夫人 (急忙上) 啊呀！出了什麼事了？

費 他們來了！

費夫人 誰來了？

費 馬家那兩老……怎麼辦？

費夫人 爲什麼不請進來……他們是給回音來了。

費 親自來……你以爲？

費夫人 當然。（向養）請他們進來吧！啊！天啊！椅上都罩着布套哩！

費 是的，布套快除下布套！（向養）等一等，慢叫他們進來……快來幫我們除布套……

（三人忙解布套）啊，簡直昏亂了！是怎麼會事啊！

費夫人 要大方一點……要鼓起勇氣來！要緊的是不要同我「你啦你啦」地說話，要說

「您」

費 爲什麼？

費夫人 爲要跟他們一樣！（向養，養正擲布套於隔壁房內）請吧！

(養下)

費 (瞥見書中一椅仍罩着布套) 啊!我們剩下了一個套子沒除!

(費急忙向椅子跑過去,馬夫婦上)

費夫人 (向馬夫人) 啊,親愛的太太,我真高興見您!

馬 我們覺得很對不起你們!我們應該早來答拜你們的。

馬夫人 可是真沒有辦法……我們先生老是那麼忙……

費夫人 請坐吧!

(大家坐下)

馬 我們今天來得不巧,碰不着費基隆先生!

(費在台那邊,正忙着捲藏布套,把牠們塞在一個木箱裏。)

費 我在這裏呢!……我這就過來了!(馬起立)我正在書房裏邊呢。(行禮)親愛的醫

生!親愛的太太!您們都好。

馬夫人 謝謝您，還好……不過有點兒頭痛。

費夫人 和我一樣，我這半邊的頭也痛的不得了。

費 我也是這樣，半邊頭痛的不得了。

(費坐下，馬也坐下)

馬夫人 明天，你們到意大利戲院去嗎？

費夫人 哦！當然去的……一定去的！

費 明天什麼戲？

馬 黎哥拉多！

費 那好極了！那好極了！

馬夫人 那齣戲的音樂是百聽不厭的！

費 千真萬確！

馬夫人 尤其是那末一節……

全體 哦！妙極了，妙極了！

馬夫人 還有那一節慢唱呢？

費 哦！那更是喬皇富麗！喬皇富麗！喬皇富麗！

馬 （背語）我這位親家是個戲迷；我同我的太太一樣，對於音樂是一竅不通的。

（大家靜坐片時）

馬夫人 （向馬）我們在這裏耽誤了費基隆先生的光陰哩！

費夫人 那兒的話！

費 我一點兒事也沒有……我早不做生意了。

馬 哦，原來您當初是經商的？

馬夫人 那「種商業」？

費 （爲難）我……我是……

費夫人 （急忙地）開糖廠……我們先生當初辦糖廠。

馬夫人 啊這是上流工業！

費 (背語) 賣糖菓……開糖廠……總都沒有離開糖……

馬夫人 (背語) 凡開糖廠的都是一等大富翁！(大家靜坐片時) 醫生，您忘記了我們是來給回音的……

馬 (起立) 對了！(裝出一臉的正經) 先生……太太……十五天前，承你們見愛，向我們提出一樁親密的要求；我們覺得萬分的榮幸……

費夫婦 (鞠躬) 親愛的醫生……親愛的太太……

馬 對於令郎和府上，我們都已探聽明白了。探聽的結果，當然是使我們十分滿意的，我們覺得既承你們厚愛，向我們求婚，我們便不該拂了你們的這番好意。(坐下)

費 (起立，感動) 我想我此刻要說的話，就可以代表愚夫婦的意思和我的小兒費雷德的意思。我一面說，一面心裏感動……這內心的感動……您們總該理會得到……因為我這種感動是所有做父親應有的感動……我要說的話就是：「醫生呵！請你領受。」

我們全家的默禱，及親密的感謝，我們這樣的人家是……是……我也不必細說……  
是這樣……（言語含糊）總而言之，你們肯和我們一起在舍間用晚飯嗎？

（大家起立）

馬夫人（詫愕）什麼？

馬 怎麼……就是今天？

費夫人 就是今天。

馬夫人 改天吧……將來再說吧……

費 若肯賞光……那我們真覺得榮幸之至！

費夫人 就是家常便飯！

費 醫生，怎樣啊？

費夫人 馬蘭如太太？

馬 這樣，我們不便再推辭了，不過有一個條件……

費 什麼條件？

馬 就是請您們一點也不要客氣。

費 好了，依您。

費夫人 就是我們吃的家常便飯，一樣也不多添。（按電鈴）您允許我叫人（低聲向上來的養芬）趕緊到皇宮街施惠飯店叫店裏老闆來一次！

養 （愕然）怎麼？

費夫人 快着快着！

（養下）

馬夫人 （向費夫人）再有，我們誰也不准打扮。

費夫人 不錯，就是身上的衣服，決不再換。

馬 （向費）現在我想同您談幾分鐘的話，我的親愛的費基隆。

費 一定奉陪（背語）他叫我名字，不稱「先生」了。倘使有一天我們能和好朋友一般



地你啦我啦地說話，那多好！

馬 我們現在應該來談一談這件小事了。

費 (背語) 一定是談婚嫁費(高聲)我想我們不至於會有什麼困難。請到我的書房裏去，好不好？

馬 費基隆，您先請！

費 那兒的話！(他讓馬先進，背語)他叫我費基隆……我還不敢就叫他馬爾如。

(費隨馬自左下)

費夫人 啊！費雷德知道了真爽快活煞了！

馬夫人 我說句老實話，我的姑娘也確是喜愛他的。

費夫人 真是個可愛的姑娘，我一定嘗自己女兒般疼她！

馬夫人 我們先來計劃一下他們新家庭的佈置，好不好？

費夫人 很好，很好。

馬夫人 到明天，我們就先去替他們找一所住房。

費夫人 找一所樓下的？

馬夫人 樓下不太低嗎？……三層樓上吧。

費 三層樓太高了。

馬夫人 還是二層樓吧？那總要五六百塊錢。

（她們坐下）

費夫人 就算牠六百塊錢。

馬夫人 （由小皮包內取出一張卡片）讓我們先把這項來記下了……（寫）房租六百塊錢。

費夫人 裝飾品……這倒是省不來的。

馬夫人 一個常在上流社會走走的婦人，非有四五百塊錢的裝飾費就對付不下來……

這我很知道……因為我就要用到這個數目。

費夫人 我也同你一樣……就算六百吧。

馬夫人 (記賬) 裝飾品六百塊錢。(背語) 好，她很爽氣。

費夫人 (背語) 其實我去年只用了九十塊錢，費基隆還怪我用得太多。

馬夫人 還有車……您想他們應當有一輛車嗎？

費夫人 哦(背語) 這是要看婚嫁費多少而定的。

馬夫人 一個年輕婦人總不能看她在爛泥地上踏來踏去……這是很討厭的，尤其是穿

了現在這種時裝。

費夫人 當然不能讓她步行的……好在街上有的是車。

馬夫人 租人家的車嗎？啊，那些半新不舊的東西……

費夫人 (急忙) 我沒有那麼說啊。

馬夫人 又黑又窄……

費夫人 又髒！要了我的命也不肯坐的。

馬夫人 我想買一輛最新式流線型汽車。

費夫人 要福特的！

馬夫人 算六千塊錢吧。（記賬）汽車，六千塊錢。（背語）好在開糖廠的都是黃金鋪地

的！（高聲）家用雜費……飲食……

費夫人 也算了六千。

馬夫人 夠了……（把各款加起來）六十二，六十二，一共是一萬三千兩百塊……我看這樣可以了。

（馬夫人把卡片放在桌上）

費夫人 這並不算多。（背語）他們定會拿出一筆很大的奩資來的。

（她們起立）

馬（自左上，後跟費基隆）就是這樣吧，費基隆，我們講定了？

費 是，就照這麼辦吧，馬蘭如！（背語）我太冒險了。

馬（向兩位太太）我們都計議定了……

費 不錯，都弄妥了。

馬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婚資多少？

馬（低聲）一萬塊錢。

馬夫人（背語）就這麼點兒？

費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奩資多少？

費（低聲）一萬。

費夫人（背語）就這麼點兒。

馬夫人（低聲向她的丈夫）我們回去吧，我還有話對你講。

馬 對不起，我們要告退一會兒……我去看幾個病人。

費 給院長夫人看？

費夫人 我們六點鐘恭候您們！（向馬夫人）千萬不要打扮啊，

馬夫人 聽從您的吩咐。(行禮)太太……

費 回頭見馬蘭如。

(馬夫婦由中門下)

費 一樁好事總算辦妥了。

費夫人 一萬塊錢，未免太吝嗇了！

費 你說太少嗎？但是我也只出這麼些啊！

費夫人 那是全然不同的，我家的孩子是有職業的……他是律師。

費 不過他從未出庭過。

費夫人 不出庭是因爲沒有案子啊。

費 不錯，(想了一想)不過沒有案子，不就和沒有當律師一樣嗎？

費夫人 案子總會慢慢地來的；他有的是遠大的前程。我不明白你何以會答允下這樣一

個數目，

費 少年夫婦能有一千塊錢的年利……也就很好了。

費夫人 必定窮死無疑。

費 未免說得過分了。

費夫人 (把桌上的卡片給他看) 你看看這個好了。

費 這是什麼?

費夫人 孩子們的預算。你們不在的時候，馬蘭如太太寫的。

費 (讀賬單) 房租，六百塊錢，裝飾品……汽車……一萬三千兩百塊，

費夫人 將來還要生出小孩來哩，

費 這不要緊，這篇預算可以取消的。

費夫人 只要馬蘭如姑娘是一個中等人家的女兒，從小在秩序和節省的生活長大的

……跟我們一樣……那就好說了……但她是從杜伯賚學音樂的，又會畫油畫的……

……連替男人縫一顆鈕扣都不會的女子……

費 這倒是真的，提起做針線……

費夫人 她只會玩鋼琴……從小是綢緞裏裏大來的……因此要住三層樓，要一輛汽

車……這些，我也並不反對，不過既是這樣，就該陪嫁一筆可以看得上眼的奩資，

費 你也不用生氣，我看等費雷德回家，我們不如勸他取消了這門親事，省事多了，

費夫人 談不到取消的話，馬蘭如家是有錢的……很有錢的……替院長夫人看病……

僱得起穿制服的男僕……

費 這些，都一些兒不假，我親眼見着的。

費夫人 所以讓他們多拿出點錢就是了。你應該再同那老頭兒談一談……他不是停會

要來？

費 來的……這樣，是要我再同他談一談？

費夫人 怎麼，你好像不明白似的……

費 明白的，明白的……不過怎樣好對一位大人先生說：「我出一萬塊錢是夠了，但是你



「出一萬塊錢是不夠的！」這話非常難出口。

費夫人 這礙什麼！我是愛虛榮的，激他一激就成了……！你不妨先承認加添一點……！就把他逼上道兒了。

費 不過我們只剩了一千七百塊錢的牟利，怎樣還可以再加添呢？

費夫人 可以說明送一樣物件……！一樣不很值錢的東西……！

費 送十二份銀刀叉（背語）羅伯的那十二份。

費 （上）太太施惠飯店裏的老闆來了。

費夫人 讓他進來，

（養下）

費 親愛的，不用我叮囑你，一切都要像樣樣地辦呢。

費夫人 你只管放心就是。

飯店老闆 （上，行禮，穿着制服）太太，

費夫人 先生，我們要請客吃飯。

費 一個大宴會。

飯 有多少位？

費夫人 我們一共是……是六位。

費 可是你須照着十二個人的桌面辦……因為我們請的是一位闊人……是馬蘭如醫

生……你當然聽說過的，是不是？

飯 沒聽說過，先生。

費 也許，因為請他看病的都屬紳士階級。

飯 我替太太想好了些菜在這裏：兩樣湯……蝦醬湯，皇后湯。

費 放有張家口蔴菇嗎？

飯 沒有，先生……湯裏沒有放張家口蔴菇。

費 那真可惜，

費夫人 還有呢？

飯 正菜是……

雷 (上) 我回來了，

費夫婦 雷德，

費 你不知道他們來過了。

雷 誰？

費 馬蘭如夫婦。

雷 哦，

費夫人 那小姐對於你很滿意。

費 她的父母也滿意你，一切都說好了。

雷 真的嗎？

費夫人 (感動，摟抱雷) 啊，我的兒。

(母子抱吻)

費 (張臂等着) 還有我呢?

雷 啊, 父親。

(父子抱吻)

飯 (爲難, 背語) 我夾在這兒算什麼呢!

(他向台裏走幾步, 看壁上圖畫)

費 我已請他們今天晚上來吃飯。

費夫人 我們正在這兒商量酒菜。

費 這是飯店老闆, 咳, 他上那兒去了? 喂, 先生, ……

飯 (走過來) 對不住, ……

費 (向雷) 我們剛說到正菜, ……你也來幫着想吧!

飯 正菜是……桑包式的黃河鯉魚, 加上張家口蘑菇。

費 好極了。

飯 再加耳環小蝦米。

費 (忽然) 啊，糟了！

費夫人 (愕然) 怎麼了？

費 我已請下羅伯了，……提起耳環小蝦米，我才想起來。

費夫人 他？那是萬不可以的。

雷 什麼緣故？

費夫人 我們不能讓他同馬蘭如家一桌吃飯的。

飯 (背語) 我在這兒實在不大方便。

(飯走向裏面看圖畫)

雷 然而他是我的叔祖，這麼好的一個人。

費 是的，不過他的生活方式和我們不同……他吃飯也同別人不一樣……他拿自己的

又到盤裏去叉東西。

費夫人 還把刀子放到口裏去。

費 還有，他把酒倒在湯裏喝……叫人看了羞窘難受。

雷 這都不能算是理由。

費 孩子，你要細想想，我們今天的筵席是非常的筵席，請的是非常的客，難道可以馬馬虎虎，故意弄糟牠嗎……你想叫羅伯這樣個人，對着一盤桑包式的黃河鯉魚坐着，該成個什麼樣兒……他簡直成了一棵白菜了。你願意這麼好的席上端上一盤白菜來嗎？

費夫人 我們改日請好了。

費 或者明天，把吃賸下來的菜……好，就只樣辦。現在我們要趕緊商量菜……鯉魚以後是……（尋飯店老闆）噢，他又上那兒去了。（呼喚）喂，先生……他老是走開。

飯 （走過來）對不住，

費 鯉魚以後是。

飯 煨牛脊加新鮮豌豆……

費 有張家口蕨菇嗎？

飯 這隨你的便。

費 哦，

飯 烤菜是黃烤北平野鴨……加張家口蕨菇。

費 這頂好，（向雷）你試猜想羅伯面前若擺了這樣一盤菜，他還安靜得下嗎？……他一定要手忙腳亂了，這個人。

飯 跟着烤鴨一起上來的，我本想預備一個羅馬古式的張家口蕨菇……但是你們已經有了很多的張家口蕨菇了。

費 那不要緊的，愈多愈好……

費夫人 你只管預備羅馬古式張家口蕨菇好了……我想起來了，前幾天我到一家飯館吃飯，刀叉又是一道菜一換的。

飯 現在到處都是這樣的。

費夫人 不過我祇有二十四份刀叉……

費 我的刀叉可以不用換。

費夫人 我的也不要換。

雷 我的也不要換。

飯 可以一面換一面洗的。

費 對啊，（背語）他很聰敏，……（高聲）點心用什麼呢？

飯 我給你們預備一盤高供在盤裏的麵餅。

費 要裝得愈高愈好。

飯 是一座波蘿蜜做的雷峯塔，塔頂上立一個糖製的中國僧人。

費夫人 那倒很有趣的。

費 這個要賣多少錢？



飯 六塊四角錢。

費 啊！這可不對啊！……糖菓我是內行，我從前是……

費夫人（急忙）算了回頭再說吧……容我看到了再估量估量。

飯 這個我有現成，太太那時要，那時拿來……香濱酒用什麼牌子的……「莫愛得」還  
是「寡婦」

費夫人 「寡婦」

費 那個「寡婦」

雷 就用「克利格寡婦」吧……這要算是頂好的牌子。

費 賣多少錢？

飯 十二塊錢……莫愛得只賣六塊錢。

費 那末，好，回頭再說吧……容我們商量商量。

費夫人 正六點鐘要開飯的。

飯 太太放心好了。

(飯預備出門)

費 (叫住他) 喂！先生！

飯 怎樣，先生？

費 有一樣菜，你一定要給我弄的……不過我叫不出牠的名字，是最末一道菜……是一

盆放有香草的熱湯，喝起來很爽口的……

飯 那是洗手水。

雷 不能喝的。

費 噢！我喝了。

飯 (下，背語) 這些沒見世面的人……

費 我們這頓飯總算很闊氣了。啊，我真高興！

費夫人 我們忘記了一件事情了。

費 什麼事？

費夫人 馬蘭如家裏有一個穿制服的男僕，我們也要弄一個穿制服的出來。

費 不錯。

雷 那有什麼用？

費 一切都要漂漂亮亮地幹。

費夫人 （背語）二層樓的房客這幾日下鄉去了，僕人都留在家裏……要是能夠……

（高聲）雷德，你來，我有事要你做……

雷 我來了，媽媽。

（費夫人同雷下）

費 我們缺少一個穿制服的男僕……我們只有養芬哩！

羅 （上）我又來了！

費 羅伯！

羅 我來得太早了，不過我餓得很呢！……

費 （背語）這可太巧了！我還得想出話來遣走他呢。

羅 我路過沙利文點心店，進去買了一塊餅……交給養芬了。

費 好羅伯，您還要請記我們。

羅 是牛肉火腿的。

費 啊，天啊！我想起來了……

羅 什麼？

費 請您老實告訴我，我好像剛才請下您吃飯了，是不是？

羅 是啊，一點兒不錯。

費 可是……

羅 怎麼樣？

費 怎麼樣？不成了，我們今晚有人請吃飯！剛才我忘了……不是我的妻子提醒我……

羅 啊！這很麻煩！

費 是在白浪沙家裏。沒法兒推辭……他們已等在那兒了。

羅 那我明白。

費 那末，您不惱我？

羅 那兒的話，我們倆……不過我的餅呢？

費 明天我們還是要請您吃飯的；準留着等您一塊兒來吃。

羅 就是這麼辦！明天見好好地玩一下子吧！

費 明天見！

羅 (又回來) 想起一個主意來了……我也正有事要會白浪沙……我也許今天晚上

會去和你們一起喝咖啡……

費 (背語) 真見鬼了！

羅 晚上見。

(羅由中門下)

費 這真糟了！他到了白浪沙家裏找不着我們，可不要鬧翻了。

雷 (上，拿着許多書和一個顯微鏡) 你看這是我們買的東西。

費 你們買了些什麼東西……

雷 這是照相本子……媽媽叫我把牠放在門口桌子上……旁人看了，一定會當是我們朋友的像了。

費 這是個好主意。(翻閱照相本子) 麥士頓院長……高愛斯部長……魏爾南……雷  
荷德……

雷 (授給他一個小木盒子) 這是給你的。

費 什麼東西……(啓視) 一條鍊子

雷 掛你的錶的。

費 我看比馬蘭如的那條還粗！(把鍊掛上) 好極了！旁人看了，一定要羨慕煞哩！

雷 這是假的……可不要告訴人。

費 假的……（沉思片時）仔細想來，假的既同真的一樣……那就不是假的了。（一個高大漢子穿了制服拿兩盞點着的燈上——向雷）你知道這是什麼玩意兒？你認識他嗎？

雷 不認識！

費 （向那漢子，他已把燈放在壁爐台上）啊，朋友，你是由那兒來的？

男僕 我是二層樓上的僕人。

費 啊，很好（向雷）是借來的！——你看他多神氣（看着男僕，男僕下。）不過還不及馬蘭如家那個高大。

（二人聽到車聲）

雷 （跑到窗口）一輛車哦！他們來了！

費 （焦急向雷）喂，你媽媽到那兒去了！（叫）君！士！君！士！

(中門大開一個小黑奴在門口招待)

小黑奴 先生……馬蘭如先生，馬蘭如太太到了。

費 (背語) 現在又弄出一個黑奴來了……婦人們真會玩花頭(上前迎馬夫婦)先

生……太太……小姐……

雷 (行禮) 美蘭小姐……

馬夫人 (低聲向馬) 他們有一個黑奴，你看到了沒有？

馬 看見的。這些開糖廠的富翁沒一樣辦不到的。

費 (向馬夫人) 啊！親愛的太太……你騙我們了……

馬夫人 什麼？

費 不是約定了不裝扮的，您可是打扮得這樣鮮明，我這小宴會要爲之減色哩。

馬夫人 哦，您說得好！這是隨便的服飾呀。

費 我的太太是不打扮的……她回頭一定要向您理論哩……



您看她來了！（看到他的太太打扮得花枝招展，衣服顏色豔麗觸目，背語）噲糟了簡  
直是一道彩虹！

費夫人 親愛的太太……您來得正好！

馬夫人 我們老早就想來了……（注意她的服飾）啊，您真不講信用……說好不打扮，  
看您多漂亮的服裝！

費夫人 總比不上您……您看您這黃金色的袍子，連那裙上的珠邊多耀目啊……

雷 媽媽，我們到客廳裏去，好不好？

費夫人 好，你們去吧！

（雷和美下）

馬夫人 （低聲向她的丈夫）留住費基隆，同他談一談婚資！

馬 （低聲）是。

費夫人 （低聲向她的丈夫）你同老頭兒留在這裏，再同他切切實實的談一談。知道了

吧？

費（低聲）你放心好了。

費夫人（指客廳門）太太，請！

（二人由右下）

費（背語）就贖我們兩人了……這事很……真不好開口……

馬（背語）這件事怎麼向他提呢？

費（走近馬）我的親愛的馬蘭如，您肯賞光來吃飯，我真高興。

馬 我很感謝你那麼摯誠的招待我！

費 因為我很喜愛您這個人啊！

馬 我也喜愛您！

費（握馬手）我的好馬蘭如！

馬（握費手）我敬愛的費基隆！

費（背語）說了老半天的感情話……離題更遠了。（高聲）剛才我們對婚嫁費，僅約略地談了一談……

馬（背語）他先自提起來了！（高聲）不錯，很隨便地談了談……您剛才提的是一萬塊錢。

費 哦！這個數目，是我隨便說出來的……並不能作準。

馬 我原說呢……一位開糖廠的……

費 還有您呢……一位名醫……一下子就收進四百塊錢……

馬 我？

費 我親眼看您數的……我很誠懇地對你說，我願意再犧牲一下子……我再添上一付銀拾面！

馬（不豫）啊！

費 您怎麼樣？

馬 我嗎？客廳裏壁爐上的裝修歸我吧！

費 (同樣表情) 啊！(背語) 再不說是不行了！(高聲) 馬蘭如，您是知道的，現在生活程度提高，百物都漲了價了。

馬 這是的確的；從前一年有一千塊錢的收入，過得很好了，現在可要過得很窘了。

費 可不是嗎！但是我們都不願意我們的孩子過窘日子的吧？

馬 當然不願意的啊！

費 那末，您看吧，您的女兒，您的愛女做一件袍子或添一雙鞋子都要打算盤仔細想想了！

馬 還有您的兒子……您的獨養兒子，他非被逼得想急法子過日子不可了。

費 哦！不必談我的兒子……一個男子總會得自己設法……不過她……可憐的孩子！她是您的寶貝，您的快樂……您不是很疼您的愛女嗎？

馬 差不多像您疼雷德一樣厲害。

費 那是一定的。……不必提雷德了……我們還是替美蘭計劃一下吧……實在應該給這孩子預備下一個金和綢的生活。

馬 (感動) 哦！我替她謝謝您！

費 因此，我的結論是決意增加婚嫁費。

馬 這正合我的意思。

費 那末，該添多少，您自去定下好了，我決無異議。

馬 (背語) 啊，您說生意人凶不凶！(高聲) 我想要是給一萬五千塊……

費 啊！馬蘭如……這是不夠的！

馬 那末，就是二萬吧。

費 (起立) 就是這樣吧！我拿出銀拾面，您拿出二萬塊錢。

馬 這是怎麼回事……原說是您出錢啊！

費 我這是什麼話！

馬 您自己說的是什麼話！爲什麼不該你而該我？

費 因爲您所處的地位不同……一個有馬車，有穿制服的僕人，在意大利戲院有包廂的人！

馬 您不是也有馬車包廂，並且還有一個黑奴……這更費錢哩！

費 我……這不能和您相提並論！

馬 這是爲什麼……難道您是完全擺的空場面？

費 不，決不！我是很殷實的！很殷實的……

馬 既然這樣，公公平平，我們兩人應該各一半……每人二萬塊錢……（背語）我本有兩千百塊錢的年利，這一來，只贖了一千一百塊了。

費 （背語）糟了！我本有一千七百塊錢的年利，現在只贖了七百塊錢了！這是萬不行的！

馬 您還要遲疑……爲這麼一些小數目？

費 我並沒有遲疑！多一萬，少一萬，對於我還不是一樣！我這就出三萬吧！您看我爽快不爽！

快！

馬 啊！三萬……

費 （背語）我要逼得他自己退步，然後我就借此打消婚約（高聲）您退却了……

馬 那兒的話？我還比您強呢！（背語）三萬塊錢，這是辦不到的！現在只有一個法子了，就是儘量提高數目，提到他說出一個不字……那時就好借此把婚約打消了……（高聲）我提議出四萬。

費 這不夠……五萬吧……

馬 這不夠……六萬吧……

費 不夠……

羅 （抱了一顆橘樹上）什麼！六萬塊錢！

費 （背語）羅伯來了！我正要說十萬！他慢來一步，我一定說出了……（高聲）這是

馬蘭如大醫士，未來的親家。

馬 我們正在這兒談婚嫁費。

羅 (放下橘樹) 那可好啦…… (向馬) 您出六萬塊錢 (向他行禮) 啊! 先生, 恭喜! 喜!

馬 但是費基隆先生也出這麼多啊!

羅 怎麼, 你

費 (爲難) 當然啊。

羅 (向費) 恭喜你! 我倒不知道你這樣有錢!

費 怎樣有錢? 怎樣有錢? ……不錯, 我境况是寬裕的……然而誰叫我遇見了……百萬財主……而且他又逼得厲害……

馬 喂! 這話不對, 先生……我並不會逼您……倒是您……

費 我只說了我出一份銀抬面, 而您就從此開下去了……

馬 什麼? 我開下去了? 我說的是我担任客廳裏壁爐的裝修……而您答應了一聲「啊」



冰冷的一聲。

費 我答應了一聲「啊」這對您有什麼關係呢！可是我並沒有冰冷地答應。

馬 噢！先生，您這是不對的……

費 是您自己不對……

羅 總之，你們是同意了……

費 我們是同意了，不錯……不過我並沒有冰冷地回答。

馬 您的確是這樣說的！

費 沒有說，先生！

馬 說的，先生！

費 這樁事我已看明白了，您願意我告訴您嗎？

馬 請說吧！

費 那我就說了。您是找一個藉口，想打消了這門親事。

馬 什麼，我找藉口……

費 是找藉口，一定是這麼回事。不過我，我是一個君子人……

馬 不見得比我更君子。

費 也許，不過，我是不必藉口的，我乾脆告訴您說吧……

馬 (一氣兒) 退婚吧，

羅 喂，先生們，不用發火，

費 我沒有發火，(背語，滿意) 好了，推翻了，

馬 (背語，滿意) 這事辦妥了，

羅 噢，你們辦事倒來得爽快，就這樣退婚了，(向費) 幸而你的兒子不愛馬小姐的，對不

對？

費 他不愛……他不愛……他愛的……他愛得很，然而這算什麼？

羅 (向馬) 你的小姐是不十分愛雷德的吧？

馬 不十分……就只是她對他有一種傾向……然而……

羅 然而這又算什麼，是不是？

馬 我沒說這話，請您原諒……

羅 （動怒）不，我不能原諒，你們都是些好虛榮的人，驕氣十足的人……

馬 先生，

費 羅伯，

羅 我忍耐不住了……非發出來不可……十五天以來，你們只是想法子，互相朦混，互相

扯謊，互相欺騙……

費 馬 怎麼？

羅 確確實實的，你們是在互相欺騙；因為你們兩方面所應承的婚嫁費，照你們的力量是

拿不出的，對不對？你們神氣活現地過一種不是你們應有的日子，應有的繁華！

費 可是……

羅 不用分辯……我由你們僕人那裏都打聽明白了，我若要打聽什麼，我就找僕人來談天……

費 他們會有真話告訴您嗎？

羅 第一樁，我在廚房裏遇見了一個小黑奴……一個黑混奴在廚房裏……這是很講的，還有，基隆也居然弄了一部包月車，意大利戲院也有了一個廂，基隆會到了意大利戲院嗎？

費 我就不能進戲院看戲嗎？

羅 但是使你煩悶的戲院，

費 啊，

羅 我沒有說錯，這戲院是使你煩悶的……也使你的太太煩悶，（指馬）也使這位先生煩悶，

費 事已如此，實說了吧，倒真是聽不懂。

馬 我聽那意大利的歌劇真是……

羅 那末爲什麼在那裏包廂？

馬 那是我的太太……

費 我也是聽我的太太……

羅 是的，爲的是假充闊人，擺虛架子，賣弄自己已有錢，這年頭兒，原通行這個……等到虛架子撐到頭了，還不肯彼此老實說穿，說：「我們是兩個好好的老百姓……兩個中產人家……」而寧可犧牲自己兒女的前途，兒女的幸福……一對小人兒是相愛的……但是你們兩人卻回答說「那算什麼……」晚安，再見了……（起身欲走）

費 （上前拉住他）我的好羅伯，不要走，（感動）我的羅伯……您耳上有耳環……您缺少聰明，缺少學問……（拍胸）但是您有這個，

馬 哦，這話不錯，

費 （十分感動）您這番話打動了我的心，把我的心翻了一個身，使我自己看出我是一

個只配由窗口擲下去的父親，（指馬）連他也是……然而這個不是我的錯……是我的妻子賣了我；我不能饒她，（面色緩和）我向您立誓，倘若以後……將來您再看對我失足在這條路，這條……這條……（忽然）最後一句話，您肯同我們一起吃晚飯嗎？

（馬夫人費夫人雷德美蘭上）

馬夫人 喂，先生們，你們把我們擲在這裏不管了？

費 啊，我的太太來了，走過來，太太。

馬 （厲聲對他的太太）走過來，太太。

費夫人 （愕然）什麼事？

馬夫人 （愕然）什麼事？

費 （向他的太太）你是有罪的母親……一肚子的虛榮心……擺虛架子，假充闊人。大家賣弄有錢，寧願犧牲了孩子們的前途，幸福。

費 因為孩子們的確是相愛的……而大人們偏說：「這算什麼？」爲人母的你就是這樣，  
費夫人 噢，你這是什麼話啊？

馬夫人 莫非是發瘋了……

費 （走到他的太太面前，大聲向她）拿出你的毛織物來……因爲，先生，我的襪子都是  
她織的。

馬 （大聲）我的太太也是這樣的，先生。

費夫人 怎麼，您織襪子，太太？

費 不錯的……揭開假面具吧……我費基隆，從前是開糖果店……不是糖果廠，

馬夫婦 怎麼？

費夫人 喂，你……

費 不用管我……字號是銀比龍。我的太太就在店裏管賬……贈與兒子一萬塊錢婚費，  
馬 該我來了，我馬蘭如，無人請看病的醫生，

費夫人 怎麼？

費 那院長夫人呢？

馬 我今年只看了一個馬車夫，還是白盡義務的……贈與女兒一萬塊錢奩資。

羅 讓我來，我羅伯，做木頭生意的，到上海來的時候，手裏只拏了十二個銅元，贈與姪孫一萬塊錢，

雷 哦，好叔叔，

美 好叔叔，

費 （背語）準知道他有這麼一下子！

飯 （上）飯齊了，開出來吧？

羅 好，我們吃飯吧。

費 慢着，

乘人 什麼事……



費 我定了一桌毫無意義的菜……我心裏慚愧……六樣有燻菜、口藤菇的菜……

衆 (帶惋惜的口氣) 哦!

費夫人 我想可以退還給施惠飯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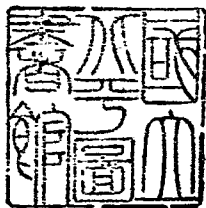
衆 不能退的,

羅 我不主張退還,

費 好了,來吃吧……這可以當作我的懲罰,入席了,先生們,太太們……

(大家走入飯廳)

——幕漸下——(全劇完)



本書保留排  
演權和攝製  
電影權如欲  
排演和攝製  
請函知上海  
拉部路東南  
書店轉編者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版 初 月 一 年 〇 四 九 一

純潔的夜宴	每册	原著者 E. M. Ladiéhe	改編者 洪 流	發行版者兼 正心書店	經售處 上海法租界拉部路 東南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
-------	----	-------------------	---------	------------	----------------------	--------

87  
0041